

人同嘉

斯大林兒女

西蒙諾夫等著
楊嘉譯

人同嘉行





人 間 譯 叢

斯 大 林 兒 女

西 蒙 諾 夫 等 著
楊 嘉 譯

人 間 書 店 刊 行

人 間 譯 叢

斯大林兒女

西 蒙 勃 寧 著
楊 嘉 譯

· 有 版 權 ·

刊 行 者：

人 間 書 屋

廣州永漢北路二四九號
電報掛號二七五五

出 版 期：

一 九 五 〇 年 八 月

基 價：

五 元 五 角

印 刷 者：

中 英 印 務 局

廣州市西湖路五十五號

目錄

斯大林兒女.....	E · 耶羅斯拉夫斯基 (一)
「歌唱我吧！」.....	P · 巴夫連科 (五)
拉脫維亞人民的真正兒子.....	
A · 巴洛底斯 K · 奧梭連夫斯 J · 凡那格斯 (一五)	
格林卡兄弟.....	N · 波格達諾夫 (二九)
丹孃的故事.....	P · 斯科謝列夫 (四五)
水下的橋.....	K · 西蒙諾夫 (七五)
俄羅斯靈魂.....	I · 愛倫堡 (八三)
譯後語.....	(九五)

斯大林兒女

Е·耶羅斯拉夫斯基

歷史上沒有別一時代與別一民族，它底年青一代是比我們光榮的斯大林一代——蘇維埃國土上的青年們，具有如此偉大的創造力量的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這樣的基礎：使這一代的發展帶着無可比擬的英勇和斯大林式的果斷，克服了所有的困難去完成一切目標。這是斯大林的領導使新時代中一切最優秀和最珍貴的本質，得在我們國內後一代的身上發展起來。只有在蘇維埃土地上，那爲了人民底幸福、快樂、與創造勞動生命的最崇高而充滿青春夢想才能夠實現，並且不單祇爲着一小部分而是爲了全體年青一代。

在蘇聯，在偉大的斯大林時代，人類多少年來所夢想的正義和真理，那種年青生命底無上光明、純潔、以及崇高的抱負，都是與這一國家底主要的命脈互相共鳴。我們青年，祖國的真正的

兒女們，經常都珍愛着並且勇敢和忘我地爲保存他們自己與先祖所創造的生命而鬥爭，達到豐富他們生活的高尚理想，而且，一經選擇了它們，便前進，永遠向着那光輝的未來前進。

列寧——斯大林所創造的布爾什維克黨曾經在栽培這斯大林一代中給予最有力的影響，黨的偉大教訓照耀着人民未來的道路。它底歷史，一部充滿革命鬥爭的激蕩的紀錄，對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堅貞，顯示着它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也沒有不能攻佔的堡壘。黨的經驗，它底鬥爭精神，曾充實了斯大林的一代並繼續發揚下去。在那些布爾什維克老戰士底輝煌的業績之前——那年青的列寧，年青的斯大林，基羅夫與奧佐尼傑茲，斯伏特羅夫與塞爾茲斯基，佛倫茨，庫伊比什夫與其他許許多多布爾什維克黨的光榮的兒子——這新的一代已經能够把這些抱着人類最偉大理想底戰士的特徵發揚起來了。

蘇維埃人民抵抗着希特勒強盜的偉大衛國戰爭，曾經把蘇維埃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所有的力量加以嚴格的考驗，而這年青的一代已光榮地通過這一次的考驗了。

這種斯大林時代的英雄主義不單祇在前線戰場而且一樣在敵人的後方顯揚着。戰勝我們國家敵人與克服黑暗和醜惡勢力的勝利，也同樣表現在無數英雄的戰士們進行着的後方勞動戰線之上。

我們目前對於英雄主義的觀念是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明確和深刻了。蘇維埃男女們的英雄主義是絕沒有自己私人的利益、野心、和虛榮的——這是爲了全體人民的英雄主義，直接爲了國家利益的英雄主義。因此，我們人民的這些典型的特點，便造成了我們年青一代的精神上的構成要素。被布爾什維克黨、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蘇維埃人民所培養的蘇聯青年男女，具有高度原則、堅強意志、果敢、和決斷的德行。

這些就是在愛國戰爭中拿起武器保衛他們國土的不朽的英雄。這些就是不懈地努力和鼓舞起勞動幫助戰爭獲得勝利的青年男女。

書內所選載的是一些青年的英雄。他們都是戰鬥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底前驅；所有他們都對蘇維埃祖國懷抱着神聖的愛，並且樂於爲了人民的幸福自由而戰鬥。

「歌唱我吧！」

P·巴達科

在天亮的時候，他受了傷。

那草原看來平滑得像桌面一樣，沒有什麼可以掩蔽的地方。一個地雷可能把他殺死或一架坦克會碾碎他的念頭，令舒洛凱亞苦痛著。他企圖找一些足以躲藏起來的洞穴，但到達這樣一個所處之前便失去了知覺。當他來到時，草原似乎已經奇妙地變了樣子了。

「我一定在昏迷中仍作爬行，」他這麼想。他支撐起身子，痛苦地軋着牙，看到那沾滿血漬的外衣，在他體內的每根神經都感到那胸部區沉重和濃厚的壓力。他無目的地試行了幾步，來到一處小丘，累得停頓一下，抖動着。他連跨過這一小塊土堆的氣力都沒有。自己明知知道隨時都會倒下來了，於是他便從容的，慢慢而小心的躺向地面。沈重地呼吸着，他匍匐前進。

那草原的確並不平伏。在早晨，當他衝擊的時候，很少留意到腳下，地面彷彿是很坦蕩似的。

：而現在，當他躺下來望去，凹洞和小丘湧伏便有如在微風中激動的綠波。經常搜索齟齬者的救護車一定沒找到他，這使他憂慮。他又蠕行了幾碼，突然，看到不遠躺着一個德國兵；旁邊放着一頂鋼盔，翻過來像麥杯，那個死人的手伸向裡面似乎想掬起點水來。舒洛凱亞喘着氣。

「我並未爬到什麼地方去！」他恐怖地想着。「我原來始終還停留在這兒。那德兵是我在天亮的時候親自殺死了的，我追上用刺刀結果了他，看着他倒下時掙脫了的鋼盔落在他身旁，他把手放進裡面。」

舒洛凱亞把臉埋向地面。那閃動的野草的細葉使他聯想起幼獸的軟毛。從地面升起瀰漫着一股艾草的異味。他感到胸痛，當一切拯救的希望都已消失的現在，胸部就似乎剛好等到這時候來開始作痛了。

舒洛凱亞不知道這場戰役如何結束，以及自己的隊伍目前在什麼地方。眼前的迷霧使他望不遠，沿着整個地平上的炮火轟炸聲耳欲聾。他再次試着匍匐前進。……

他全身浸浴在痛楚中。似乎是自己的血和自己的呼吸在騷擾着他。他害怕突然的轉動會帶來新的疼痛。對痛苦全然放棄了自己，這使他難受。但在受着折磨之後，他昏迷了，至於發諸語，神經經過了捶楚，使他體內一切都感到震盪，連肌肉也難免乏力，痛苦對他至於至極了。舒洛凱

面對這些反而變得處之泰然，覺得他體內的某一角倒是超乎苦痛之上的，而就以這一強健的部分他可以思索和推斷。他要趕快。要想的這麼多，那是會時間不夠的了。

第一個起的念頭，是他——舒洛凱亞——死得並不值得。是的，他確曾衝鋒陷陣，射擊敵人，甚至殺死了一個。但這又算得什麼功業呢！

「我應當在三年前洪水的當中死去，」他想，感到憤然。「我立誓要救活兩個人。或者當那隻不定航的貨船在波蒂地方失火和那些貴重的船貨被搶救的時候，那也是另一個好機會。我可以做出許多事來。但我却畏縮。假如那時死去，我還會值得。但我却畏縮了——而現在，死已來臨，却是一場枉費。」

他想起當兩次原可光榮殉難的時機都因害怕起來，斷送了榮譽，而現在却特別渾沒無聞地死去，這使他悲憤。他是一個明格利亞人——一個性情剛烈的人。明格利亞人自己說，他們像是壞了保險擊的裝滿彈的槍枝；你永遠不會知道這樣的槍枝將在什麼時候或怎樣便開火。憤怒証明比痛苦還更堅強！這甚至使他變得莽撞。用那沾了血的手他想把一簇草當作頭髮般的扭拔出來，但那些草還太短，使他無法執着。是的，死是隨時會光臨於舒洛凱亞了。但絕沒有理由把他當作愚願羔羊一樣的索取了他的生命。這多末可惜，因為他將再不能有所作爲了。

他回憶起蘇地，他那快樂的家鄉，和他的老母親。她曾是一位這樣的歌者，她自己說：「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我的曲子足夠歌唱兩百年！」但當她變老的時候，她又羞於演唱了，並且要求她的兒子唱給她聽。「當我不唱的時候，是因為我頭痛。」她會這樣對她的家人解釋。

明格利亞人像鳥一樣的麗生了許多歌者。她的母親並沒有誇張，一個明格利亞人會帶着歌聲走進睡眠，醒的時候又復再唱。「而現在，」舒洛凱亞想，「母親再不會從我身上得到光榮抑或歌唱了。……你還再能歌唱我什麼？我做了些什麼呢？」

這樣，他是會繼續為自己而激動一段長時間的，會為他曾放過了光榮而痛撻自己，但他聽到了脚步声：他拋開一切想像，抓近他的步槍。

那三個德國兵已經走過了舒洛凱亞，當他們聽到那槍聲的響聲，他們驚叫起來投臥地上。沒有射擊發出。於是他們爬過舒洛凱亞那裡，看見他已經不能站起來了，只用雙臂拖着。他失去知覺，已不再知道那輾轉掙扎過程所受折磨的苦痛。他來到那德國人佔領的村莊，這村莊是早晨時舒洛凱亞曾經攻畧過的。

向舒洛凱亞潑了一桶冷水，以為這樣就立刻可以把傷者蘇醒過來，之後，其中一個操着不純正俄語的便開始詢問他：從那一個部隊來，這部隊在什麼地方，實力怎樣？

知覺恢復過來，他看到那三個德兵的出現，一種情緒——是一股使自己極端憤激的情緒生長起來。

他異常激動。他震抖，他的牙齒敲顫，他的雙目怒視。

「你聽到我問你什麼嗎？」那德兵說。

「當然聽到。我不是聾子！」

「那麼，回答我。」

「爲什麼要回答？這是我的事——假如我需要，我自然會；否則，便不！」舒洛凱亞答。

瘦削、輕盈、難以置信的機警，像所有的明格利亞人一樣，他們比陽光更難以捉摸：舒洛凱亞躺在地上用肘把身體支撐起來，在那個德兵之前向他注射着憤怒的目光。甚至在平常時候他也不能忍受這樣說話，尤其是對於這樣的敵人。

「這會對你很不利，假如你不說。」那德兵警告着。

「對誰很不利？對我嗎？不要激怒了我，我告訴你。……你這雜種，不利的剛巧是你，而不是我。聽見嗎？我們的人已經來了！」

其中一個德兵像大鎚一樣的撞向舒洛凱亞的右臂，並扭屈着它。

「你這雜種！是誰你可以嚇倒的？給我一根槍你就知道利害了！我鄙睨你！」

「但你是喬治亞人，不是俄羅斯人，」那德兵說。「告訴我們一些情報，我們不害你，會把你送到醫院去。我們尊敬喬治亞人。」

「我不能告訴你什麼。我只給你看。」舒洛凱亞激動地回答，伸示着他那還健全的左手。看着那種侮慢，那德兵的面色變紫了。

「你得到這嗎？沒有？這就是你從我獲得的全部情報！」

兩個德兵猛攫住那個俘虜，他們扭斷了他的右臂，並且撕開了他的大衣、外套和內衫，在他背上戳刺着一個五角星。這樣的苦痛假如是初次遭遇的話，他會呻吟了，甚至叫喊，但從早晨起他就已習慣了苦痛，而憤怒幫助了他甚至在軟弱的時候也忍受了一切。撕破的皮在他背部拆裂開來。那些德兵再次問他是否要說。

「我說些什麼？你們這些雜種！這就是我要說的！你嚇誰？……你以為我什麼都不懂？

你以為你說尊敬一個喬治亞人我就會同樣的尊敬你？我們是人，但你，……狼和鼠生的。你，是人嗎？狗猴的臀部比你的臉相還好看些！呵，你這賤種！只要我還有氣力，你的眼珠就會飛離你的頭！」

舒洛凱亞輕拍着和轉動他的頭，望向那村莊。那骯髒的瓦面長滿了叢草的灰石屋子被毀壞得如此利害，看來就像是剛發掘出來的古代的洞穴。幾個恐懼的村民聚攏近那些屋子。在街道上躺着一一些坦克的殘骸，一隻牛角，一隻兵士的破靴。太陽沉向那焦乾的草原。鳥兒盤旋在村內僅存的枝椏頂上，靜靜的，像無聲的蝙蝠。黃昏漸近了。

「呵，母親，如今歌唱我吧！」舒洛凱亞情感地低語着。

他回憶起在家時某一個晴朗的黃昏，當他母親走向搖曳的影子倒向園子裡的那棵樹旁，她開始用沙老的音調唱起了一首古老的，長久被忘了的，因而也就成為新鮮的曲子。

「母親，如今歌唱我吧……」

「再想想？要說嗎？」那德兵問。

「不要來擾我，粗漢！」舒洛凱亞幾乎是安靜的回答。

這三個黑徒對於他所能施予的各種殘害和毒刑都已做遍了。但是他，舒洛凱亞，一個紅軍，二十六歲的年紀，來自蘇地地（甚至連烏兒也要飛到那裡去學歌唱的一個地方），已盡了他的責任——他曾堅定不屈！而現在，他需要孤靜，好追憶着他底過去。

「亞洲人！你想安靜地死去，是嗎？我偏不讓你如此！」那兇殘的德兵叫罵着。

但舒洛凱亞並不是那種愛自己輕易喊苦的人，尤其是現在，在他的臨死前。

「你是什麼東西，」他叫號着，截斷了那德兵。「我們不會讓你到亞洲去，我們將會把你踢出歐洲，那時你會變成什麼樣子？你只有抱着創傷悲鳴！滾開吧，我說！」

「擲他到火堆！讓他在火裡焚燒，廢物！」那德兵這樣命令。

那火堆，兵士們正在上面煮着罐頭食物，當舒洛凱亞被拋在燒着的餘燼上時，火已經幾乎熄滅了。他們又加上一些蘆草。

「你還有五分鐘，」那德兵說，俯向那變黑了的，忍受着一切的，幾乎變了樣子的舒洛凱亞底軀體。

謐靜的黃昏，把草原塗上一層紫藍的暗影。但從東面戰場上那轟鳴的吼聲已逼近威脅着這沉寂。它預示着一個夜來的風暴。

那些蘆草冒着密烟，火燒不起來。那德兵用打火機把它點着，火焰辟拍响裂，他們圍着它跳躍。

那些曾看到舒洛凱亞恐怖地死去的村民描述着他如何像在睡眠中的叫着，當火焰漸漸燒灼到他的面部時，他如何企圖用那斷臂支撐起來逃出火外。跟着，他們聽到他那最後的、悠長的、緩

緩昇起來的尖叫。像一首歌——一首哀歌。或者他正在喊着：「阿，喬治亞，母親，如今歌唱我吧！」

或者是，正在向蘇地地，向他年老的母親告別，於是他叫著：「母親，如今歌唱我吧！」或者是，聽到戰場上迫近的猛烈的轟响，他想起他底正在挺向那村莊的同志們，說著：「兄弟們，母親的喬治亞，如今歌唱我吧！」

就是這樣，沒有呻吟，毫不顫抖，他死了，有和他從高空跌下，像一隻鳥兒在半空中逝世一樣。

那村莊在當天晚上被克服了。那堆火還在燒，在舒洛凱亞焦黑底屍體的背骨間，仍留存著那塊瘀黑的血紅的星。